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難氏詩論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

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

公曰成王北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魚藻敘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

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

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懿

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

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小雅自鹿鳴

至於魚麗皆文成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

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

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尺以下不言缺

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河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棠或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為成王明矣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或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義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以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舊

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夔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義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攷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五人謂之什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

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
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
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
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
中是卷晉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瓊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鳩反食音嗣之又實

幣帛筐篚音匪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

其心矣孔氏曰奠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

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殺羣臣皆在君

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

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

宰夫未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

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奠曰賓主焉先

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

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

氏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奠飲立賓漢光

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

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絕臣之道也不直曰

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

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

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

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

為宵人

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

笙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

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鄭氏曰

辛蕝蕭孔氏曰郭璞云今蕝蒿也初生亦可食
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
食又可炙食○**書氏曰**鼓瑟吹笙蓋夔樂也夔
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
授爵笙入立于縣中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
卒爵○**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孔氏曰
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笙籥屬所以
行幣帛也書武成曰籥厥玄黃○**程氏曰**承以
藉之筐以貯之○**朱氏曰**將行也○**毛氏曰**行
籥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
鄉同聲○**程氏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夔樂和
馨相呼共食野之辛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
樂如此毛氏曰鹿得辛物咉咉然鳴而相呼懇誠
發乎中○孔氏曰禮有饗奠之道公添不得

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禮**
大司馬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
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
孔氏曰夔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及四方之
賓莫講道脩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
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
道疾令人言語無節○**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
君子不自鬻身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
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
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鬻此人
也相惠以養濟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行道
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羣
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
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視音示民不怵他形反君子是則是傲胡毅反我
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音義

蒿故去乃反也

孔氏孫炎云荆楚之

音義

蒿故去乃反也

孔氏曰

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目

視物以物示人同倫視字後世倫字目視物為

示傍見示人物倫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

示字多相雜亂

音義挑愉也孔氏曰愉音

史說文訓為薄也示民不愉薄也○朱氏曰挑

愉薄也是則是傲言可濂傲也教遊也○

音義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明示民以厚

之之意使儀處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

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傲也○長樂劉氏

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

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

而我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

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

不怵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傲者不亦君子乎○

范氏曰式燕以教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

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

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艸也陸璣艸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

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之久

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

所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

無斃○**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閑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駢駢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駢駢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駢

駢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盬不

堅固也董氏曰說文煮海為盬煮池為盬故安邑之出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思

恩上有箋云字○**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

倭遲韓詩倫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
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為通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
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内故為是
說抑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
道言之況止小雅實兼文成之治由或王之
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騤騤他丹反嘽駱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異鬣

曰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
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

遑暇啟跪也尔雅注云小處居也○**范氏曰**
吾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氏曰**不遑啟處大

意為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雛音佳載飛載下集于苞栩况甫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雛夫不也孔

氏曰李巡云夫一名雛春秋傳云祝鳩氏司
徒祝鳩雛也郭璞云今鶉鳩也○朱氏曰或曰

雛俗字也當佗佳凡鳥之短尾皆佳屬○**苞栩**

解見鶉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曰**雛翩翩

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

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今使臣勤

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雛之不如也○**范氏**

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

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

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櫞音計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駮駮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佻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氏曰駮駮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駮馬行疾也

韋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

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佻此詩之歌以

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

孔氏曰臣有勞苦

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佻歌

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佻是歌也

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

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

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

而未敢言者於其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

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

韋氏曰獨

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

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於

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

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

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

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

而有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

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

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

惡訪罔疾。昔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論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於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佗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

曰華，艸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

隰。駉，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

○**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氏曰**征，夫使人

駉，駉俊健之狀也。○**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

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

故以為興。○**歐陽氏曰**昔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

命為國光華於外。○**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

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

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

○**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朱氏曰**

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

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

咨諏。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駉駉皆駒

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駉賦。

○**鄭氏曰**如濡，言解澤也。○**毛氏曰**忠信為周

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言當諒之於忠信之人。

○**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為咨，出

左傳

○程氏曰

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

詢訪百揅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

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

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

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

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

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

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

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國語曰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

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

今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韋昭曰伶人樂官也

蕭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蕭伶此三篇之聲

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

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

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

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

敢不拜教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為諏咨難為謀

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

是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

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

意猷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駒

音其

六轡如絲載馳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

毛氏曰

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

鳥毒反

若載馳驅周爰咨度

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

朱氏曰

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駟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詳解見駟均調也○**歐**

陽氏曰諏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葵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伯常棣

焉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成而使兄弟之恩疏

召穆公為伯此詩而歌之以親人○孔氏曰左傳

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咎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伯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

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

公弔二叔之不成召穆公伯詩之事也外傳云周

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

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

重歌此周公所作伯詩以親之百故鄭氏答趙商

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氏曰韓詩敘夫

移葵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葵勞

之樂歌而此詩之敘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而

伯者何也曰文成之際固有葵兄弟之詩矣周

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伯之際更為是詩嗟

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葵兄弟者文成之政

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葵兄弟之詩當極

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

十一

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葵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敘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

○**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光明也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

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尤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輝

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感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孔氏曰鄭氏以為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拊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待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曰**鄂不韡韡韡韡華壯盛之貌不伦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

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思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鄂伦萼董氏曰謝靈運亦伦萼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孰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薄侯反矣兄弟求矣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也○程氏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哀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志

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然有敘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伦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春井益反今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

永嘆吐丹反

毛氏曰春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耳孔氏曰陸璣州本疏曰春令大如鷄省長脚

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

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

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有雖也良善也○

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甚也永長也○**程氏曰**

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春令首尾相應急難

之際其相應如是也丘氏曰春令飛則鳴行則

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

自止○**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

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

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

人之急難相救不令斯須如春令者唯兄弟也

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小人

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疎故此詩每以告之○

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

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

古者朋友之義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冠讎

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

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

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冠讎之所當致力也博

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

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

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

絕者矣歛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歛曰勢足

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

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董氏曰**集注

倫鶴鴿爾雅倫鳩鴿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鬩許歷反于墻左良反外禦魚呂反其務如

字每有良朋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鬩狠也尔雅曰鬩恨也○**鮑氏曰**禦禁

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也○**朱氏曰**發

語聲毛氏曰發填也○**難氏曰**久也古聲填寘

塵同○釋文曰尔雅填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

古聲音塵塵久也○**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戎

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

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

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

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墻外

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

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

百里注云鬩狠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狠猶禁

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論遠也○**王氏曰**狠于

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

不如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宋氏曰**此章正

為管蔡啟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

呂與叔解鬩為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

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相

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

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

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

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

不能已者言之其敍若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

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

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

兄弟之義者益濶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為路人矣故下章始濶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為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濶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嗟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
歐陽氏曰此乃責

之之辭
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
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
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慶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賓賓胤反
爾箋豆飲酒之飫於慮反
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備陳也
蘇氏曰飫饜也
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
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
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

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愛樂養恩義陳俞
邊豆飲樂飲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
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
樂且湛谷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

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毛**

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

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

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

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

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

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按衣

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

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
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
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
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
可以和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
字今讀音奴是究是圖亶都但反其猷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持

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女妻奴奴

即子蓋唐人猶俗奴字○**毛氏曰**究窮也○**毛**

氏曰圖謀也亶倍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

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

念是事倍其猷乎言倍猷孔氏曰宗族同心人

無侵侮猷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

人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淺思之於是善謀之倍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淺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蕪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

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友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蕪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

于喬其驕反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

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

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

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喬高也

○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矧況也○張氏曰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爲求友生○程氏曰和

謂相好平謂不變○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

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鳥者也故
下章皆以伐木言之○卷之四山中伐木非一
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
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
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
道夔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
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
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
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
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
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氏
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
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氏曰事
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

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為安而不
獨有也故嚶然而鳥以求其友况於事之大於
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詩人聞伐木
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人聞鳥鳴於山聞嚶
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迂於喬木聽其和
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
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於
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欺
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叙既有肥
粲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鳥
粲酒所懈反掃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
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柿手廢反貌孔氏曰伐之為声而有柿也○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以筐曰醜以穀曰滑孔氏曰筐竹器也穀艸也灑酒者或用筐或用州於今猶然蕪美貌犂未成羊也尔雅云今俗呼五月羔為犂○**鄭氏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

孔俚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男之文也○**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毛氏曰**粢鮮明貌○**孔氏曰**粢歛婦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孔氏曰**肥牡肥犂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李氏曰**上章旣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旣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

有醜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未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坐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氏曰**說文引詩伐木所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邊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音侯以愆起虔反有酒滑思叙反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七句反蹲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墀○**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無遠皆在也

○**毛氏曰**餼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餼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毛氏曰**滑舊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泐之而去其糟也○**朱氏曰**滑亦醜也醜酒者或以筐或以舟泐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酌酌用茅是也○**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義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李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間暇共飲此滑酒○**程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

朋友無相踈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
厚朋友故舊之禮望乾餼不相反蓋人之失德
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醕之無酒則我酌之
以坐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奠飲以篤
恩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餼相譴責故
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滑之無則
酌之不以為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
其所以樂之也○朱氏曰人之所以坐於失朋
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餼之薄物而
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間暇則飲酒
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六章章六句劉

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皆輒言
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
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也
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蘇氏
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
是五詩於其宴也皆用之歟○程氏曰恩惠周物
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
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
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
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
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以反爾單音丹厚何福
不除治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度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

固堅俾使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
盡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
消去之美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
甚厚故福祉之來不間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
去而常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氏曰**除除
舊而生新○**毛氏曰**度衆也**程氏曰**俾之多增
益莫不繁度○**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
至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聲無不宜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
益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毛氏曰**聲盡也○

鄭氏曰降下也遐遠也天子女以廣遠之福汲
汲歛如日且不足也○**歐陽氏曰**旣曰何福不

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
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愍勤重祿如此而猶
曰維日不足也**朱氏曰**尔有以受天之祿矣而
天又降尔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
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王氏**
曰君恩由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
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爲者
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
方壘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

大阜曰陵董氏曰尔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
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此則日
進而不已也春音積○**程氏曰**此章言旣受天

之福祿莫不繁盛○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壘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壘言其盛長之未可量

吉蠲古玄反為饌尺志反是用孝享許大反禴餘若反祠嗣絲反炙之承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王氏曰吉言誨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絜饌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炙王氏曰禴於文或從勺○尔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炙注云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禴嘗嘗新穀炙進品物也○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炙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禘祫志云王制記先

王宗廟之祭春日禴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炙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神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

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也諸蓋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蓋三代世表作叔類○蓋直雷反○**朱氏曰**先

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末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特任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為先公○**毛氏**

曰君先君也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朱氏**

曰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予也○**孔氏曰**無疆無

有疆畔境界也○**鄭氏曰**吉蠲為饌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尸椒主人傳

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

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由于

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饔之圭。

儀禮饗辭作圭為則是圭字，任蠲音韓詩作吉。

圭釋文曰：蠲舊音圭，潔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羣黎百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氏曰：弔，坐也。○**鄭氏曰**：神坐者，宗廟致敬，鬼

神著矣。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坐矣。○**毛氏**

曰：詒，遺也。○**程氏曰**：質實也。○**宋氏曰**：言其質

實無為，日用飲食而已。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

巧也，日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眾也。○**宋氏**

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

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

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以為

百官族姓也。○**鄭氏曰**：羣黎百姓，徧為女之德，

言則而象之。朱氏曰：徧為，爾德者，言助爾為德

也。○**程氏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

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

德，此君人者之坐願也。

如月之恒，古恒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度，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孔氏曰：策本定本，絀字任恒。○

釋文曰：本亦任絀，同古。郢反。沈古恒反。弦也。升

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

而就明。○孔氏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

日遲月疾旋朔而分望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鬼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体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望十五十六日月体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体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望二十三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望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騫虧也○程氏曰如松栢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蔭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栢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宋氏曰承奉也○歐陽氏曰前旣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古門反夷

之患此有獫狁音險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杖大計反杜以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孔氏曰此與出車五言獫狁惟一云西戎獫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敕戍役以獫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杖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氏曰采薇出車林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獫狁○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氏曰文王旣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

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在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艸蟲○**毛氏曰**任生也長樂劉氏曰任謂芽初出土○**鄭氏曰**莫勉也靡無也○**王氏**

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

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遑暇啓跪也○**朱氏****曰**此設為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

以薇為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

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

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

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任以虫

絲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饑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

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為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恒有四月秀萋靡艸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監**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收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監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僑叔孫豹玉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孔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旣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虞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揔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異其功之速成也○**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爾爾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亦氏反負服豈不日戒儼
猶孔棘

毛氏曰騤騤疆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

氏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

則從動腓足肚也言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爲禦備也小人則

腓之以爲進退也○董氏曰按字書腓腔腓也

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毛氏**

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閑習也○程氏曰行列

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紆音計也鄭

氏曰弓反末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紆

宜滑也○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

炎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

炎曰不以繫束骨節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弛
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紆與

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紆也

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

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

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

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紆可以助解之

百負服負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州木

疏曰負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

純青其支韋乾燥爲弓韃天服海潮及天將雨

其毛皆起○**鄭氏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

急也○**陳氏曰**帥乘輅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

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

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儼狄之難甚

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練其車甲修嚴其器械日為戒備獫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

朱氏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

勤勞之甚也○**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

雪霏霏冬之末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

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范氏曰**

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饑渴莫知我哀言民之

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

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

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

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

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

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古者成役再

暮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畱備秋

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

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

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鄭氏曰遣將

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

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

義也○王氏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

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反尊

卑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出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

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

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

詩人之意牧即郊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

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正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

專正也○**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

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

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孔**

氏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音兆矣建彼旒音毛

矣彼旒音餘旒斯胡不旆旆蒲具反憂心悄悄七

小反僕夫況瘁似醉反

孔氏曰將言建旒設旒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

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

龜蛇曰旒旒干旒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司常

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旒百官載旗此詩旒旟旂雜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

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旂或載旒或載旗也○**楊氏曰**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

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
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
星隨其方所為左右前後所進退有度各司其
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朱氏曰此章所謂旒
者玄武也旗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
孔氏曰胡不何不也○**毛氏曰**旒旒旒垂貌程
氏曰旒旒垂委之狀○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旒
也○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
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旒壬申復旒之諸侯
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鄭氏曰**况茲也
○**程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
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
人亦為之意辭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
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央於良反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氏曰南仲

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
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長樂劉氏
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為畚築之具也○**范氏**

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

而城之○**蘇氏曰**彭彭壯盛也○**毛氏曰**交龍
為旂央央鮮明也王氏曰彭彭欬張其車乘央

央欬旆其旂旒○**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
以天子之命也○**毛氏曰**赫赫盛貌程氏曰赫

赫德名顯盛襄除也○**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
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

爲本不以攻繫爲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旒彼車建旌各事整飭戎容旣備肅欽無譁爲將者指其旗旌而言曰彼旌旒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欽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旒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噍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旣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欽張其車乘中央

中央旆其旂旒威靈氣焰赫欽動人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攷以左傳聘禮攷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遣之時則欽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旌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欽旌及所聘之境張旌而誓使之旌猶軍之旂旒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旌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旣行而欽旌猶軍在遣而欽旆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旌猶軍將戰而

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什反雪載塗
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

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為塗泥是

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

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

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

辭也○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

之簡書○**朱氏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

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伐獫狁因伐西戎

逆春凍始釋而來反○**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

言獫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起

居也○**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

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

遣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

謂來歸而在遣時也

嘒嘒於遙反艸蟲趨趨吐歷反阜蝻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勅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

伐西戎

晉兩句解見艸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

下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放下其心以自安

也○**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為一方所

僖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艸蟲阜蝻其類相應

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

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

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蝻之間艸蟲鳴焉○朱

氏曰豈然却獵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嗶嗶艸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艸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違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四反倉庚嗶嗶音皆采繁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獵狁于夷

毛氏曰卉艸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嗶嗶然和鳴采繁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艸木榮茂而

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獵狁者獵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杖之杜有皖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也○杖杜

解見唐風○**毛氏曰**皖實貌○**鄭氏曰**嗣續也

十月為陽遑暇也○**朱氏曰**軍事在外其實室家

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

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也○**李氏曰**繼

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

○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
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為甚○鄭氏曰婦
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
得歸

有扶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
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鄭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
終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
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者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
徒丹反車憚憚尺善反四牡駉駉古緩反征夫不
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孔氏曰伐檀云伐
輪伐輻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

煌○毛氏曰憚憚駉駉貌駉駉罷貌○季氏曰陟
彼北山言采其杞猶艸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
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
以見之非有它義也○宋氏曰憂我父母詒我
父母之憂也丘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
母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
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范氏曰檀車憚憚四牡
駉駉若聞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為恤
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適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

長樂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

曰恤憂也○鄭氏曰借俱會合也○毛氏曰適

近也○王氏曰度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

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度幾征夫之婦近矣朱氏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鴉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鴉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杖杜四章章七句

負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度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負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負麗于罍音柳鱸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

釋罍云發婦之笱謂之罍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罍也歛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

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任也鱸揚也陸璣艸

木疏曰鱸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身形厚而

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黃鮓也孔氏曰郭

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艸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太平而後微物衆多程氏曰雷魚筍之易作者麗於雷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也自十月始艸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艸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墮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渙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然後殺爵音畏羅設孔氏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

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爵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麇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廢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罟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殺則叢脛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錄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艸木

鳥獸繁植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酒為句旨且多為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雷酒釀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雷魴鯉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鯉鯢也孔氏曰釋魚云鯉鯢舍人曰鯉

名鯢○郭璞曰鯉鯢編檢諸本或作鯉鯢或作

鯉鯢定鯉鯢鯢與鯉音同

魚麗于雷鯉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鯉鯢乃兼反也孔氏曰釋魚有鯉鯢孫

炎以為鯉鯢一與鯉鯢一與郭璞以為鯉鯢鯉

鯢四者各為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蘇氏曰借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

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借

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

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

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

其時也○**蘇氏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

時言曲全也

有即所謂借也物雖盛多而借有必適當其

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

苟非國家間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
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五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